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XIBANYA PUTAORYAYU

WENXUE CONGSHU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雾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雾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徐晓丽

■

〔西班牙〕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7 6/16·插页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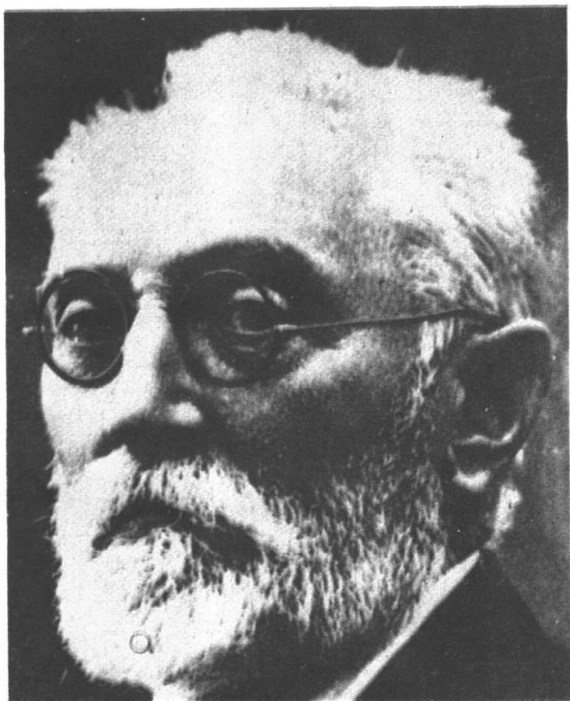
字数：139,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9

ISBN 7-207-02306-5/I·394

定价：6.75元



作者 像



译者小传

朱景冬，1938年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姚居庄。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随后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西班牙语文学，曾于1987—1988年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深造，研究拉美文学。现任副研究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主要译著有《布恩雷蒂罗之夜》、《蜂房》、《没有人给写信的上校》、《拉丁美洲爱情小说选》、《玛丽亚》（合译）、《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合编）等。

译 序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是西班牙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著名的“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丰富而杰出的文学创作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不朽的篇章。

乌纳穆诺 1864 年 9 月 29 日生于毕尔巴鄂，1936 年 12 月 31 日卒于萨拉曼卡。六岁时失去父亲，三年后又目睹了在王位战争中故乡被围困的情景。后者是他一生经历的最早的社会事件，在其作品《童年的回忆》和《战争中的和平》中有着生动有趣的描述。1880 年至 1884 年他在马德里中央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因不喜欢首都马德里，毕业后即回故乡从事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先后教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哲学和拉丁文。1891 年任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和文学教授。教学工作是乌纳穆诺青年时期的主要活动。在那些岁月，他虽然收集和准备了不少创作的素材，但几乎没有写作。

萨拉曼卡为他的天才和文学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座古老而光荣的城市使他了解了卡斯蒂利亚省的风貌，卡斯蒂利亚又使他了解了西班牙。而粗犷的巴斯克地区又使他找到了将两种爱——对故乡的爱和对西班牙的爱——融为一体的极好方式。1901 年他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同时继续担任西班牙语教授，因为他很喜欢西班牙语

的研究工作，还因为经济上有需要。1914年，由于参加政治活动，其校长职务被撤消。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写文章支持协约国，抨击西班牙君主制度，因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被判六年监禁。1919年被共和党推为议员候选人，但未能得到议员证书。1923年发表一系列政论，猛烈批评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统治，再一次遭到迫害：被流放到西班牙富恩特本图拉海岛，期满后拒绝回西班牙而去巴黎侨居，直到独裁政府倒台。1930年11月间，他就象英雄那样凯旋马德里，受到热烈欢迎。

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诞生。乌纳穆诺返回大学任教，并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大学的终身校长。在纪念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之际，他被授予萨拉曼卡荣誉市民称号。

乌纳穆诺三十岁时才开始写作。起步虽晚，但他的创作丰富多彩。他写小说、诗歌、戏剧，也写随笔、评论、政论等。由于他涉猎多种文体，并且各种文体互相渗透，所以使得乌纳穆诺的研究者们常常不知所措。研究他的哲学的，却发现他是个小说家；研究他的小说的，却发现他是个戏剧家；研究他的剧作的，却又发现他是个诗人、小说家和哲学家。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中，人们很难把他的作品恰当地归于何类，对他的小说的看法更是众说纷云。例如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胡利安·马利亚斯认为：“小说是乌纳穆诺创作中最重要的品种，它显示了作者在写作上达到的深度和新颖程度。”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应该不限制地扩大对小说的传统概念，以便适用于乌纳穆诺所写的小说。”乌纳穆诺的小说类型的确不同一般，无论其风格、其技巧，还是其结构，都和那

个时期（本世纪头二十五年）西班牙国内外作家所写的小说不同。这是因为乌纳穆诺有自己独特的小说概念，并忠实地把它运用于小说创作。譬如他认为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纯粹是外在的、表面的、肤浅的和轶事性的，它所指的是文学的艺术，而不是诗的艺术或创作的艺术。在一首诗中——优秀的小说也是诗——在一部创作中，现实并非是批评家们称为现实主义的那种现实。在一部创作中，现实乃是一种内在的、创造性的、具有意志力的现实。而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形象往往是些徒有衣饰的木偶，其动作由牵线来操纵，其胸中装着一架留声机，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它的佩德罗师傅^①从街头、广场和咖啡馆收集来记在笔记本上的陈词滥调^②。”显而易见，这种小说他是不满意的，他希望小说能够表现更深刻、更符合人之常情的东西，故事应该是富有戏剧性的、强有力的，现实应当是内在的、亲切的，既无什么掩饰也没有那种常常缺乏真正的、永恒的现实的现实主义。人物则应该是有思想、有意志、有力量的人，而且必须生活在外在的、理性的世界中，必须幻想着梦幻似的生活。正是从这样的真实人物的冲突中产生出悲剧、喜剧、小说和 Nivola^③来。乌纳穆诺的全部小说都是根据这样的见解和原则创作出来的。他笔下的人物和现实都具有一定的幻想或梦幻色彩，往往使读者感到难以置信，但又不能不信。因此当时不

① 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的一个演木偶戏的人物。

② 见乌纳穆诺的《三篇模范小说》序，1920年。

③ 这是乌纳穆诺自造的字，由 Niebla（雾）和 Novela（小说）二字拼成。他称自己的小说为 Nivola，是想说明他的小说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创造出了真实。

少人说他的小说不是小说，至少不是真正的小说。然而，历史是最富有说服力的见证。乌纳穆诺及其小说早已载入文学史册，为后世所公认。如《西班牙与西班牙美洲文学通史》（1979年第三版）这样写道：“难道乌纳穆诺不是小说家吗？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战争中的和平》、《雾》、《圣曼努埃尔·布埃诺》和《图拉姨妈》都是杰出的小说，都是很好的小说，人们对它们的阅读兴趣与日俱增，它们使读者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其特殊的表现技巧和作者关于小说的概念甚至是无懈可击的。”（引自该书第1266页）。

他的小说一般都比较短，大多数是中篇小说。第一部小说《战争中的和平》于1892年出版，是一部历史小说。写的是西班牙王位战争（1822—1826）中毕尔巴鄂被围困的情形。小说基本上遵循传统的创作方法，正如作者在第二版（1923）的前言中指出的，“它有着对自然风景的描绘和对时间与地点的描写与展示。”但是自1902年开始，这种倾向就从他的幻想作品中完全消失了。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二部小说《爱情与教育学》。乍一看这是一部讽刺实证主义者阿维托·卡拉斯卡尔的失败的幻想小说。他的那些荒唐设想使得他把科学变成了宗教，试图以严格的科学原则为基础培养和教育一名纯洁的天才。当然这不是反对科学的怪故事，而是揭示这两种要求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其一是理智的教育学和优生学的要求，其二是强烈的自然冲动（如性爱和母爱）和死亡的恐惧的要求。对乌纳穆诺的意图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实：阿维托的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例如在决定让那位需要天才的母亲必须是个长头金发女人后，他反倒突然爱

上了短头黑发的玛丽娜。这样，尽管阿维托竭力用新宗教的全部礼仪严格教育儿子，但是玛丽娜却常常用夹杂着迷信和另一种宗教教育的母爱的热情破坏他的努力。阿维托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所以在小说中他一再自言自语：“完了，完了，你又完了。”而当他的天才到了恋爱的年龄而受到未婚妻的冷待时，便走上了轻生的绝路。但是阿维托并未以此为训，还想拿他的孙子做试验，尽管他要设法避免所犯的错误。这显然是一个富有喜剧性的荒诞幻想故事。对于这部作品，读者的反应是和作者的初衷相悖的。一些读者和批评者指责它根本不是一部小说。乌纳穆诺却气愤地反驳说，如果读者不认为它是一部小说，那就叫它NIVOLA好了。

1914年，乌纳穆诺出版他的重要代表作《雾》。为了避免引起读者象对《爱情与教育学》那样的看法，作者明确地说这是一部NIVOLA，并且再一次采用令人困惑的喜剧方式表现他认为非常严肃的问题。《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表现人的个性。这一思想在当时的乌纳穆诺来说已非新鲜。在《爱情和教育学》中他就认为人是缺乏个性的，并且开始进行冒险的选择。他还认为，人是他的作品产物，原型在变成作品的人物之前什么也不是。《雾》的男主角奥古斯托·佩雷斯便是一个这样的人；直到达到结婚的年龄还没有获得一种确定的个性。过了一段时间后，作为一系列可笑的专断行为（作者似乎暗示是命运的安排）的结果，佩雷斯才获得了一种暂时的个性（他作了欧亨尼娅的未婚夫）。但是当欧亨尼娅在举行婚礼的前夕跟她的情夫私奔后，佩雷斯不禁恐慌之至。他刚刚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欧亨尼娅却突然离他而去，

他怎么能受得了呢？于是他便起了自杀的念头。同时他还沮丧地说：“我不存在，我不存在，我是一个幻想的人，是小说中的人物……”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种种怪诞想法和思想矛盾表达了他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看法。有一个细节是颇为有趣的：作者打算让男主角佩雷斯消失，不同意他继续活下去，佩雷斯自然不能容忍，便据理反驳说：“不，这不行，我要活着，那怕再次受到嘲弄，那怕另一个欧亨尼娅和另一个马乌里西奥把我的心撕碎……”“你要我死，你也会死，因为你创造了我。”这种表现人物和作者争辩的手法，在当时的世界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到后来，在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德娄的剧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中才再一次见到，且剧中人的争辩与佩雷斯的争辩如出一辙：“先生，这真是一桩罪过，因为降生为角色的人是不死的！人，剧作家，作为创造的工具，是得死去的；他的创造物却不会死！无须特殊的天赋或奇迹出现，他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这种表现手法，既显示了作者小说创作上的创造，同时又巧妙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人，既然被创造出来，就应该存在，应该有其人格和价值，而不应该任凭他的创造者随意处置。

在《雾》之后，乌纳穆诺的小说创作几乎完全集中于探讨人的真正存在和人的价值问题。在《三篇模范小说》（1920）的序言一文中，乌纳穆诺阐述了一个关于人格的朴素理论。这就是“关于人，除了上帝、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人之外，还有一种人，即他本人愿意成为的人。而这种人，即他自己愿意成为的人，就其本身而言，就其内在的实质而言，是一个

创造者，是名副其实的现实的人。我们或胜或败皆取决于我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在于我们已经是什么人。”这一理论或思想便是乌纳穆诺写作《三篇模范小说》的出发点。作品的人物都是自己愿意成为的人，他们有理想、有意志、有力量，他们把自己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也就是他称之为模范小说的理由所在。

《图拉姨妈》是乌纳穆诺后期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小说虽然缺乏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但是故事的叙述框架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小说的创作意图之一是探讨一个女人的心理。名叫图拉的女人具有母亲般的强烈激情和对性行为的污秽的深恶痛绝。所以在小说中，她一方面热心于照看姐姐和姐夫的孩子，通过教育手段在家庭中建立了半宗教性质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竭力拒绝任何一个男人的追求和求婚，最后终于孤独地死去。此外小说还塑造了缺乏主见、任人摆布的拉米罗，热烈追求爱情、却食爱情苦果死去的罗莎，和遵守图拉的教诲、以其精神统治家庭成员的曼诺利塔等人物的形象。作品取材经济，笔墨节俭，大量采用对话形式，表现了作者质朴无华、深入浅出的创作风格。

乌纳穆诺的小说还有中篇小说集《死亡的镜子》(1913)、中篇小说《阿维尔·桑切斯》(1912)、《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1931)。

除了小说外，乌纳穆诺还写有为人称道的随笔和散文，如《堂吉诃德和桑乔的生平》(1905)、《对生活的悲戚感情》(1913)和《基督教的挣扎》(1925)等；诗作有《诗集》(1907)、《十四行抒情诗集》(1911)、《维拉斯克斯的基督》(1920)；

还有剧作《菲德拉》、《梦中的影子》、《另一个人》、《孤独》等。

朱 景 冬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北京

《雾》的历史^①

——作者自序

我的这本作品——仅仅是我的吗？——的初版1914年出现在“复兴”图书馆里，后来被骗子们骗走了。似乎1928年出过第二版，但是我只见过书目，没见过书。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正值独裁者当政，由于不服从他，我被流放到亨达亚^②。1914年，我被撤掉萨拉曼卡大学校长职务——更确切地说是从牢笼中放出来——后，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我们西班牙虽然不是交战国，但也受到了震动。我们西班牙人分裂为亲德派和反德派——要是愿意，也可称为亲协约国派。这种分裂与其说是由于战争的起因，不如说是由于我们的气质。这个时刻规定了我国后来的、直到所谓的1931年革命发生和波旁家族的君主统治灭亡的历史进程。那个时期我觉得自己被笼罩在我们西班牙、我们欧洲、甚至我们人类世界的历史的雾中。

现在，即1935年，当出版社提供机会再版我的《雾》时，我做了修改。修改时我进行了再创作，重新进行了创作。我

① 作者的自序。

② 法国城市。

让它在我头脑中复活了，就是说过去复活了，记忆复活了，重新被创作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新作品了；我敢说，对读过它、并将再读它的我那些读者来讲，也肯定是一部新作品。但愿他们重读它时了解我。我曾经考虑，是不是重新写它，使它更新，但是必须使它成为一本新作品……新作品？当二十一年前——那时我五十岁——我那个奥古斯托·佩雷斯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以为已经让他死去，感到后悔而想让他复活）时，他问我是不是认为能够使堂吉诃德复活。我回答他说：不可能！“我们这些被虚构的人物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他反驳我说。我回答他说：“我要是再梦见你呢？”他说：“同一个梦不会出现两次。你重新梦见并以为是我的那个人将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曾经怎样地缠着我和怎样依然在缠着我啊！只要看看我的《另一个人》^①的悲剧就够了。至于使堂吉诃德复活的可能性，我认为已经使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复活了。我还认为一切欣赏他和听他讲话的人都会让他复活的。当然不是知识渊博的人，也不是研究塞万提斯的人。人们就象巴勃罗·德·塔尔索^②使基督徒们的基督复活那样让英雄复活。历史，或者说传说，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别的复活。

虚构的人物？真实的人物？虚构的真实就是真实的虚构。有一次我看见我的儿子佩佩在画一个玩具娃娃。当时他几乎还是个孩子。他一边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我是有血有肉的，不是画的！”他把这句话写在了娃娃身上。于是我回忆

① 根据小说《阿维尔·桑切斯》改编的悲剧。

② 基督教规的创立者之一，新约全书中的人物。

起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童年，我几乎被吓坏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个幽灵。不久前，我的孙子米格林问我，费里斯猫——儿童故事里写的一只猫——是不是肉的。他是想说是不是活的。当我告诉他那是故事、梦幻或编造的时，他反问我：“梦是肉的吗？”这是个十分抽象的问题，或者说抽象的历史。

在叙述我的奥古斯托·佩雷斯在阴间和来世的生活时，我同样也想继续写他的传说。不过阴间和来世都在人世和今生中。任何一个人物的传记或一般历史都是可以写的，不管他是所谓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或虚构的人物。我一度想让我的奥古斯托写自传，在自传中纠正我的错误，叙述他如何梦见了自已。这样使故事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许是两个依据——让读者去选择。但是读者不肯容忍一切，不允许让他离开他的梦境，使他陷入梦的梦中和意识的可怕意识，即令人烦恼的问题中，不愿意打破他的真实的幻想。传说有一位讲道士在讲述基督受难的情形时听见虔诚的农妇们痛哭流涕，他便大叫：“别这么哭，一千九百多年前人们才这样哭呢。再说，也许事情并不象我对你们讲述的这样……”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可能对听众说：“事情也许是这样……”

我还听说一位考古学家兼建筑师想推倒十世纪的一座教堂，他不想修复它，而想根据那个时代能够找到的一个平面，根据十世纪的建筑师的计划，重新建造它：应该怎样建造就怎样建造，而不照原来的样子。平面？他不知道教堂本身的建造是矗立在平面之上的，远远超过了建筑者们的双手。小说跟史诗或戏剧一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平面，不过，小说、史诗或戏剧将制约自认为是其作者的人。或者说，他必

须服从竞技者即所谓他创造的人物。先是魔王和撒旦，后来是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强迫耶和華服从的。这正是所谓 Nivola、史诗或戏剧！奥古斯托·佩雷斯就是这样支配我的。当我的这部作品出现在它的批评家中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卡塔兰人阿历杭德罗·普拉纳看到了这个悲剧。其他人由于头脑懒惰，成了我随意虚构的《Nivola》的俘虏。

称它为 Nivola 这一想法——正如小说里讲的，其实不是我的想法——是为吸引批评家而采用的另一种天真的狡猾手段。它象任何一本成为小说的作品一样是小说，道地的小说。就是说，它是这么叫的，因为这里的成为就是叫做。小说的时代或者说史诗的时代已经过去是什么意思呢？只要过去的小说存在，小说就会存在和复活。历史就是重新加以幻想。

当我开始幻想奥古斯托·佩雷斯和他的 Nivola 前，我已经幻想过我小时候曾经亲眼目睹过的一部分卡洛斯派的战争，并写了我的《战争中的和平》。按照关于小说的学术规定，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更确切地说，是一部象小说的历史。属于所谓的现实主义。我十岁时经历的事情，我三十岁写这本小说时又重新经历了，又使它复活了。在经历目前的、正在发展的历史时，我继续在复活它。历史在发展，也在停留。我梦见了我的《爱情与教育》——1902年出版的——另一部使人痛苦的悲剧。至少它使我感到过痛苦。我写它时，相信可以摆脱它的折磨，痛苦会转移给读者。在这本《雾》中，那个悲喜剧式的、被雾笼罩的 Nivola 人物堂阿维托·卡